

戏曲研究丛书

上海戏曲史稿



曹凌燕 著

崇文齋

戏曲研究丛书

上海戏曲史稿

曹凌燕 著

前 言

上海曾经有中国戏曲“半壁江山”的美誉，曾是“南派京剧”的中心，众多地方戏曲的荟萃之地。独特的历史地位和环境优势，使上海戏曲拥有丰富的人文资源、开放多元的文化形态、海纳百川的创新意识和丰硕的艺术成果，奠定了其在上海城市文化构建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在中国戏曲版图上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由于工作的原因，自从与海派文化、上海戏剧结缘后，我便逐渐把关注和研究的视野转向戏剧等艺术和文化领域，更多地聚焦于上海历史和现实舞台上精彩纷呈的戏曲剧种。此后，我在这一领域一边耕耘，一边积累着点点滴滴的感悟和不断加深的认识，包括书籍资料的累积。犹如置身于浩渺无际的艺术海洋，我感受到了中国戏曲的博大精深、上海戏曲的丰厚独特和这条求知之路的漫长无涯，也跟随它一起经历过艰难中的跋涉、寂寥中的坚守。

随着从国家到地方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不断重视，戏曲艺术迎来了又一个生机盎然的春天。上海戏曲作为上海地域文化和中国戏曲的典型代表，逐渐受到广泛关注，各主要戏曲剧种：京剧、昆剧、越剧、沪剧、淮剧、滑稽戏、木偶戏，均被列入国家级或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城市历史文脉传承和文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日益彰显。在欣喜于戏曲园地从创作到舞台呈现、体制机制、人才培养等各方面变化的同时，看到陆续

出版的一些地方性的戏曲史专著，心中不免有些遗憾：在上海城市文化与中国戏曲领域均居于无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拥有丰富资源优势的上海戏曲，却罕见独立、完整的史论专著，便于读者一书在手即可窥知戏曲在上海的发展脉络和舞台概貌，获得一个较为完整的体认。虽然各剧种之前不乏一些研究性专著，近几年，着眼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传播，又出了一些介绍性、推广性书籍，但我以为，上海戏曲是由不同剧种汇聚、交融后形成的艺术之海，只有将各个时期的万千气象和不同剧种的升沉兴衰融为一体，综合观照，系统梳理，方能对其洋洋之大观、雄浑之气象及各个支脉的走向有更加宏观而清晰的认识，在海派文化的视野下，对其艺术特色的养成和文化品格的基调有更加准确的把握，启发我们在今天的传承中如何循着既有的路径，在发扬传统优势和剧种特色的同时，开创新生局面，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守护城市的精神之魂。同时，对中国戏曲史的书写也不可缺少对上海戏曲这一重要支脉的把握与探析。有关上海地域戏曲的历史梳理和学术总结，无疑将进一步充实中国戏曲学研究体系。

带着一种弥补缺憾的愿望和作为一名上海戏剧工作者应有的责任意识，加之已有积累的支撑，我在完成事务性工作之余，开始全力投入史稿的撰写、增补，为此不得不延缓了正在承担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以一己之力在有限的时间段完成一部戏曲史的写作，虽说无法做到囊括巨细、全面阐述，但史稿力求以清晰的脉络、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内容和严谨的论述构成完整体系，彰显其学术独立性。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展开的叙述也并非仅仅局限于戏曲文学史所关注的作家和作品，而是着眼于舞台演出实践，由此延伸至剧种演变、剧场更迭、创作潮流、舞台艺术、演出市场、研究宣传等各方面的发展状况，多层面透视戏曲的综合艺术因素及戏曲与时代、社会、文化等生态环境的关系，既呈现出上海戏曲的完整艺术风貌，又突出重点。同时，对一些主要问题和现象适当展开论述，表达个人的理论思考和分析探讨，以利于揭示上海戏曲生成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本质特征，带给读者些许思考，为今天戏曲的传承与发展提供有

益的启示，体现史稿兼具理论性和现实性的学术价值。

虽说构想与愿望是美好的，但具体写作过程却并非如预想般顺利。上海戏曲涵盖的剧种多、剧团多、人才多、作品多，线索庞杂，资料繁复，千头万绪需要厘清，大量资料有待辨析，要做到甄选严密精审，论述客观公允，期间的繁杂、艰辛是可想而知的。仅以近代部分为例，其间涉及的戏曲改良运动的兴起、“南派京剧”的初步形成、班园合一的市场化经营模式、新式舞台的创建、各种地方戏的进入等历史事件和发展现象，几乎每一方面都具有开创性和先导性，在上海及中国戏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这些章节的撰写，虽然做了大量吸收、消化的案头工作，对一些问题也有所总结、论述，但由于篇幅、时间所限，无法铺开笔墨进行深入探讨，给出细致分析，在面的广度与点的深度不得兼顾时，只能在全书宏观体系的统摄下加以取舍。其实，上海戏曲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剧种，都可展开不同层面的问题，有待同行、同好进一步深入研究。拙著全方位、概括式的梳理总结如果能够发挥开启后学的作用，帮助广大戏曲从业者、爱好者了解、掌握上海戏曲的发展全貌，加深对中国戏曲的认知，便甚感欣慰！

虽然史稿的文字由作者一人完成，但该书的选题实则是对上海戏曲研究传统的传承，吸收、借鉴了《上海戏曲志》等前期项目的成果，浸透着很多前辈和老师的心血，包括我所已故老专家蒋星煜、黄菊盛、高义龙、王家熙等，他们的治学精神和对后辈的鼓励成为我前行的巨大动力。在书稿的后期撰写过程中，也得到了很多前辈的帮助，尤其要感谢李晓和黎中城老师，他们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仔细审阅，为书稿把关，使我增强了让该书面世的底气。也要衷心感谢上海戏曲中心及各院团、上海艺术档案馆、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等相关单位，他们的帮助和为本书无偿提供的图片资料，使成书在图文并茂中增加了形象感、可读性。该书最终得以付梓刊印，不能不感谢中国书籍出版社的武斌等编辑团队，他们对中国戏曲文化的重视和支持、他们专业认真的工作态度，无不令我感动、感激。如此等

等，不一而足，只能一并致以诚挚感谢！期待前辈和读者对书中难免的错讹之处予以指正、包涵！也期待将会有更加完备、深入、细致的上海戏曲史专著问世，如此，则幸甚！

目 录

概 述	001
第一章 古代上海戏曲的演变 (1843年之前)	
第一节 上海戏曲的孕育兴起	006
第二节 北杂剧的主要创作与活动	013
第三节 明清时期昆山腔的繁兴	020
一、昆腔新声的传入与盛行	020
二、代表人物及作品	030
三、家庭演出蔚然成风	051
第四节 地方戏曲的兴起与流入	059
第二章 近代上海戏曲的活跃 (1843年至1919年)	
第一节 戏园的兴起与班社的争胜	070
第二节 京剧演出市场的兴盛	079
一、班园合一的经营体制	079
二、京剧与昆、徽、梆子等同台合演	090
三、南派京剧的初步形成	098

四、京剧“髦儿班”	109
第三节 其他剧种的活动	113
一、广东班自成一派	113
二、滩簧诸剧种的发展	117
三、绍剧、越剧等进入上海	120
第四节 戏曲改良运动	124
一、戏曲改良的兴起与理论主张	124
二、京剧改良运动的高涨	130
三、戏曲改良的影响及衰微	146

第三章 现代上海戏曲的繁荣（1919年至1949年）

第一节 激烈竞争中走向繁荣	152
一、蓬勃发展的时代背景	152
二、京剧艺术的鼎盛	156
三、地方戏曲之荟萃	174
四、理论研究与宣传活动	185
第二节 曲折艰难中寻求发展	190
一、“孤岛”剧运的活跃	190
二、京剧艺术的发展状况	191
三、越、沪、甬剧的发展	198
四、苏剧、滑稽戏的萌生	201
五、理论研究与宣传	203
第三节 昆曲的演出与传承	208
一、“传”字辈艺人一脉相传	208
二、民间曲社之延续	214
第四节 黎明前的追求与抗争	223
一、抗战胜利初期的演出活动	223

二、有声有色的越剧改革	225
三、艰难环境下的进步活动	227
第四章 改革中迈向新时代（1949年至1956年上半年）	
第一节 戏曲改革有序推进	232
第二节 丰硕的创作成果	240
第五章 曲折中的全面发展（1956年下半年至1966年）	
第一节 剧目创作的繁荣	255
一、传统剧目的整理、改编	255
二、新编历史剧	260
三、现代戏创作	263
第二节 流派的发展和人才的涌现	269
第三节 舞台艺术的发展	277
第四节 理论研究与传播	281
第五节 演出交流活动	285
第六章 “样板戏”独尊舞台（1966年至1976年）	
第一节 戏曲舞台的萧条	290
第二节 “样板戏”创作得失	292
第七章 新时期的复兴与探索（1977年至1989年）	
第一节 恢复重建与创作复苏	304
一、戏曲队伍的重建	304
二、舞台演出的复苏	306
第二节 危机中的探索与实践	312
一、思想解放与理论探讨	312

二、艺术创作的探索与突破	316
三、交流活动的空前繁荣	324
第八章 多元中的传承与发展（1990年至2009年）	
第一节 戏曲的改革与振兴	330
一、体制与机制改革	330
二、扶持与振兴举措	334
三、理论探讨与传播	337
第二节 舞台创作的活跃	341
一、传统剧目的加工、整理和改编	341
二、新编历史剧和新编古装剧	346
三、现代戏创作	354
四、多样化探索与木偶剧创作	360
第三节 开拓市场，传承发展	364
一、演出空间的拓展	364
二、保护与传承发展	368

概 述

在上海这座汇聚百川、容纳八方的文化之都，生长、活跃着各种不同门类的艺术形态：戏剧、美术、舞蹈、音乐、影视……它们无论发源于本土，还是流入自异地，经上海丰饶文化土壤的滋养，在相互竞争、交汇融合的生存状态下，无不循着自身特有的发展轨迹，书写出有别于中国艺术体系中的其他支脉、属于上海的独特而耀眼的历史。绵延数百年、汇集本土和外来不同剧种共同组成、蕴含着深厚文化内涵的上海戏曲，便是这一特定地域环境中的典型代表。

重人文、喜歌舞、好淫祀的古代上海地区，在民间早已种下了戏剧萌芽的种子，并随着贸易的发达、经济的繁荣和娱乐的兴起，为戏曲活动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最早有文字记载的戏曲活动，则可以上溯至元代。从陶宗仪的《南村辍耕录》、夏庭芝的《青楼集》等珍贵戏曲文献可知，源自北方的杂剧南移后流传至上海地区，在松江府出现了专门的演出场所——勾栏，活跃着翠荷秀、顾山山等著名艺人。明清时期，随着南曲“新声”的传入，在诸腔竞争、家乐与民间班社的争胜中，上海地区昆山腔的创作和演出活动日渐繁盛并独霸剧坛，出现了徐霖、沈龄、沈采、王玉峰、范文若、张昉、朱英、黄之隽、周稚廉、张照等众多代表人物及其作品。参与昆剧演出的私人家乐和民间班社大量涌现，家庭演出蔚然成风。昆曲剧目、理论研究及昆曲音乐和表演等也得到极大丰富和发展，其

中尤以何良俊的《四友斋丛说》、陈继儒的剧目评点、徐迎庆的《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最具代表性。伴随着迎神赛会和会馆公所演剧活动的兴旺，一些地方戏曲剧种流入上海，沪剧的前身——“花鼓戏”也在上海郊区兴起。

开埠后的近代上海，在日趋开放多元的文化背景下，公共戏园兴起。咸丰元年（1851），第一家专演昆曲的三雅园创建，之后，营业性戏园相继出现，昆曲与花部诸声腔班社竞相争胜。在“文武昆徽，各擅其胜”的局面中，同治六年（1867）首次进入上海演出的京班，很快便风靡上海滩，京津名角大批南下，演出市场得以兴盛，班园合一的经营模式和各种营销手段，成为上海戏园提高竞争力、立足市场的重要保障。京剧南下后，在江南的社会文化环境里，适应沪上观众求新喜变的审美趣味，舞台表演和艺术风格均发生变异，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京朝派的独特发展路径，形成具有鲜明地域性艺术特色的京剧派别，即“南派京剧”。在“南派京剧”初步形成的同时，髦儿班的出现改变了上海京剧舞台由男班独占的局面，开启了之后男女合演的先声。随着移民群体的涌入，进入上海的广东班、滩簧等地方剧种得到发展，绍剧、越剧等进入上海。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资产阶级民主思潮最为活跃的上海，戏曲改良运动高涨，尤以京剧改良为主，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在上海南市十六铺创建我国第一家具有先进舞台设备的新式剧场——“新舞台”，汇聚了汪笑侬、潘月樵、夏月润、夏月珊、冯子和等京剧改良的代表人物，掀起编演“时装新戏”的热潮，推动了舞台艺术的革新，成为“海派”京剧形成的重要标志，在戏曲发展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戏曲在演出市场的激烈竞争中进入鼎盛时期，不仅占据着京剧艺术的“半壁江山”，同时汇集了昆、越、沪、淮、扬、甬、锡、绍等十几个地方戏剧种。短期来沪演出的戏曲剧种，如评剧、川剧、豫剧、粤剧、吕剧、闽剧等，更是数不胜数。戏曲业呈现出剧场林立、剧种荟萃、流派纷争、人才辈出、舞台演出众多的繁荣景象。大

批北方名角频繁来沪献艺，有“不到上海唱红不算红”之说；海派京剧走向成熟，形成鲜明的艺术特色，涌现出常春桓、小达子（李桂春）、白玉昆、周信芳、赵如泉、林树森、盖叫天、张翼鹏、郑法祥、冯子和、欧阳予倩等不同流派的代表人物，尤以周信芳创立的“麒派”、盖叫天创立的“盖派”最具影响。越剧、沪剧、甬剧、扬剧、淮剧、锡剧等地方戏曲的融入，壮大了上海戏曲阵容，也使自身获得长足发展；改名“申曲”的沪剧，受文明戏影响，大量编演时装新戏，“西装旗袍戏”形成舞台亮丽风景。“孤岛时期”，上海戏曲演出依然活跃，舞台畸形繁荣，不同剧种在艰难中寻求发展，抗日救亡演剧可圈可点。北方名角继续大批南下，带来拿手剧目与新编剧目，京剧连台本戏盛演不衰、花样迭出，海派京剧在趋于成熟的同时，分化出“恶性海派”。地方戏曲中，“新越剧”改革取得显著成绩，出现了各种艺术流派；申曲随着上海沪剧社的成立正式定名为“沪剧”；苏剧、滑稽戏萌生，成为上海戏曲大家族的新成员。理论研究与宣传则延续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丰富多样。抗战胜利后，戏曲界在推出越剧《祥林嫂》、“十姐妹”联合义演《山河恋》等一系列有声有色的进步演出活动中走向黎明。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戏曲在有计划、有步骤的戏曲改革中，从剧目创作到队伍建设、体制管理，都发生了深刻变革，迈向新的里程。以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和1954年华东区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为契机，出现了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京剧《秦香莲》《黑旋风李逵》，沪剧《罗汉钱》，淮剧《王贵与李双双》等一批优秀剧目。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路线、方针指引下，上海戏曲在曲折中迎来全面发展，戏曲园地人才济济、流派纷呈、百花竞艳，传统戏、历史剧、现代剧创作齐头并进，取得丰硕成果，舞台综合艺术得到发展，理论研究与传播成效显著，对内对外交流异常活跃，大批剧目被拍摄成戏曲电影走向国内外。“文革”十年，上海戏曲同样受到极大摧残，戏曲改革的成果被全盘否定，舞台上出现唯有“样板戏”一花独放的萧条

景象。新时期的上海戏曲在恢复重建中迎来创作的复苏，在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勇于开拓、大胆探索中，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迎来理论探讨广泛深入、舞台创作大胆突破、艺术交流空前繁荣的兴盛局面，涌现出一大批题材、风格、手法多样，艺术上勇于探索、取得较大突破的优秀剧目，其中以新编历史剧《曹操与杨修》的成功最令人瞩目。进入转型期后的上海戏曲，面对开放而多元的文化格局，在体制与机制的变革中迎接市场生存的挑战，并主动面向观众，积极寻求艺术规律与市场规律的契合点，探索都市戏曲的生存途径，以新的创作理念和方法，推出《廉吏于成龙》《成败萧何》《班昭》《司马相如》《金龙与蜉蝣》等一批佳作，带给戏曲舞台热闹、多彩的艺术呈现，继续着戏曲的传承与发展之路。

历经数百年根脉相连、枝叶繁茂的上海戏曲，一路走来，虽然有曲折、有坎坷，但它始终关注时代，面向观众，融入上海城市生活，以海纳百川的创新意识和开放多元的文化形态主动寻求发展，在文学、表演、导演、音乐、舞美等各个综合因素上都有许多发展和突破，出现了一大批优秀创作成果和优秀艺术人才，取得了巨大成就，在上海的城市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丰富的人文资源，成为上海地域文化和中国戏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近现代城市戏曲发展史上具有典型意义。与时代进步和城市发展密切相关的上海戏曲，在上海迈向国际文化大都市的进程中，在保护与传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政策的助推下，必将迎来更加健康的发展历程，以更多更优秀的作品满足广大观众的观赏需求，在上海的文艺舞台上继续绽放出绚丽的光彩。

第一章

古代上海戏曲的演变

(1843年之前)

第一节 上海戏曲的孕育兴起

中国戏曲在正式形成一门独立艺术之前，经历了漫长的萌芽、孕育期。上海地区在有文字记载的戏曲活动出现之前，独特的社会人文环境，丰富的民间歌舞表演，伴随城镇而兴起的娱乐活动，以及夹杂着演剧形态的浓厚的民间信仰习俗，共同为这片土地培植了供戏曲生成、传入并存活的文化土壤。

地处我国东海之滨、大陆海岸线中点的上海地区，大约5000多年前即有了人类的繁衍生息。春秋时期，今上海地区部分区域属吴、越。战国时，为楚相春申君的封地，春申君名黄歇，故黄浦又称申浦、歇浦，上海简称“申”。秦时于故吴越地设会稽郡，所辖24县包括上海地域。汉代分会稽郡为二，浙东为会稽郡，浙西为吴郡，上海地域属吴郡。两晋郡县仍沿旧制。隋朝废郡设州，今上海地区分属苏州和杭州。唐天宝十载（751），建立华亭县，属苏州府。南宋时在华亭县东北贸易海口正式建立上海镇。元代至元二十九年（1292）在上海设立市舶司，为东南四大市舶司之一，并正式设置上海县，与华亭二县同属松江府。后又析上海、华亭两县所属设青浦镇。至清代，设奉贤、南汇、金山、嘉定、崇明、宝山、川沙、松江各县，基本形成今上海境内雏形。

从崧泽、马桥、亭林、广富林等处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可知，上海地区自有人类生活开始，就有了最初形态的文化艺术。从三国至晋代，今

上海地区文化艺术渐渐兴起，产生了一些文人家族。三国时吴国名将陆逊被封为华亭侯，^①从此，“华亭”之名正式载入史册，陆氏家族开始生根、繁衍。至第三代陆机、陆云兄弟即以文章冠世，陆机的《文赋》在文坛享有盛名，他的《平复帖》是现存最早的书法墨迹珍品。因陆云曾自称“云间陆士龙”，“云间”又成为华亭的代名词，上海地区古亦称“云间”。唐天宝年间（751），建立了隶属苏州府的华亭县，因二陆而声名远播的松江一带吸引四方文人骚客流连于此，使得上海地区逐渐形成重人文、兴科甲、喜好诗词歌赋的人文传统，为日后戏曲文学的创作和听曲赏戏之风的形成打下了良好基础。

自魏晋以来，江南地区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活跃，民间文化娱乐活动也日渐丰富，各种歌舞表演在吴越一带十分流行，不少“吴声歌曲”如《子夜歌》《读曲歌》《懊侬歌》《黄竹子歌》等，被收入《乐府诗集》，影响广泛。至隋唐时期，上海一带歌咏之风盛行，不仅吴歌《黄竹子歌》《江陵女歌》《子夜歌》和吴越歌舞“白苎舞”“拂舞”“白符鸠舞”等广为流行，民间亦处处可闻歌咏小唱。宋代，今上海地区渐趋繁华，与苏州接壤的松江地区已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成为海陆交通枢纽，经济富庶，文化发达。华亭县松江南岸的青龙镇成为“海舶辐辏地，有三十六坊、二十四桥”，“三亭、七塔、十三寺，烟火万家”，“论者比之杭州”。^②书画家米芾来青龙镇任镇监时，常在此参加书画活动。南宋迁都临安（今杭州）后，更吸引大批文士自中原南下，带来了江南文化的繁荣。宋代应熙《青龙赋》记载当时的青龙镇：

市廛杂夷夏之人，百货富东南之物。讴歌嘹亮，开颜而莫尽欢欣；阑闌繁华，触目而无穷春色。宝塔悬螭，亭台驾霓。台殿

^① 《三国志》卷五八《吴书·陆逊传》。

^② 清·光绪《青浦县志》，引宋·梅尧臣《青龙杂志》。